

遇事要稳住 事要缓做 心要镇定

曾国藩曾说：“凡遇事需安祥和缓以处之，若一慌忙，便恐有错。”快节奏的生活下，我们很容易操之过急，多少人行色匆匆整日忙碌，结果却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。殊不知欲速则不达，好事要多磨。

金庸就说过：“我的性子很慢，不着急，做什么也都徐徐缓缓的，最后也都做好了。”可见“缓”是一门很高的学问。

事缓则圆，心缓则明。给自己缓些时间，缓些心态，待局势愈发清明，再行不迟。

事缓则圆

作家陈仓讲过一个故事。

一家农户的院子里开着前后门，父亲在后门栽下杨树，树下还放了些盖房用的石料。过往的路人到这儿，总会坐在石料上歇脚避暑，把杨树当成他们的系马桩。这样一来，这家人每天都要清理马粪牛粪。

儿子受不了，提出抗议，让父亲拴条恶狗吓跑路人。父亲却觉得没必要，依旧每天清理粪便，储存干粪饼，还为路过的行人提供凉白开，让他们好生休息。

斗转星移，等到冬天，为了驱赶严寒，其他人家要么花钱买炭，要么四处拾柴，而这家人却有充足的粪饼烧。一家人围着暖炉谈笑着，这一刻，儿子终于明白了父亲当初的用意。

很多时候，我们在当下做的事，可能看不见回报，但这些并非是无用功。将眼光放得长远些，不必争朝夕，只需在时间的浸润下，把过程尽善尽美便好。那些春天播下的种子，等到秋天，自有它的意义浮现。

这便是“事缓则圆”的处事智慧。

人生行进途中，总有人想走捷径抄近路，所作付出恨不得下一秒就获得回报。然而真正的智者，都会把目光放长远，不为争一时之利，在小事上纠结。

他们不急于追求结果，而是放缓脚步，着眼当下，遵循规律，徐徐图之。

成功最忌讳的便是急功近利，唯有不急躁，稳扎稳打，才能循序渐进，步入佳境。

心缓则明

人生途中，总要经历一些事情。这些事或成或败，关键在于你能不能看清事态。

倘若你镇定从容，不慌不忙，不受情绪和环境左右，以局外人的冷静敏锐分析，那么在处理事情时自然不易出错，顺利过关。但凡心一慌，一着急，就很容易把自己困在无形的圈中，跳不出来，便不能看清事情的原面目，自然也就昏了头，坏了事。

人生的真相之一便是如此：很多时候，不是我们没有能力办好一件事，而是心受到了影响。若心能缓之，世事皆清明。

听过一个故事。有个木雕工匠有两个徒弟，老大聪明心眼儿活，学东西很快；老二木讷嘴笨，虽不如老大机灵，做起事来也很踏实。

一天木雕工匠把二人叫过来，说要传授最后一门技艺。老大兴奋地搓搓手，等着师傅授艺；老二没说话，但眼里盛满求知欲。

木雕工匠将二人反应尽收眼底，缓缓道：“不急，讲课之前你们先用松香木雕做个实心小球，再来找我。”

听完，老大火急火燎去赶工了，没过一会带回来一个表面粗糙的小球。三个时辰后，老

二才慢悠悠从房里出来，手上的小球不仅光滑无比，连表面的木刺也尽数剔去。

两个球摆在一块，孰好孰坏，一看便知。而往日总高出老二一头的老大，脸腾地红了。

这时，木雕工匠语重心长地说：“我教给你们最后一门技艺，叫慢工出细活。”

《菜根谭》里写道：“事有急之不自者宽之或自明，勿躁急以速其忿。”所谓“事以急败，思因缓得”，正是告诫我们，不着急，不慌张，沉心思考，眼观全局，才能把握整盘棋的走向。

在事情发展之初就做好准备，方能避开陷阱错误，游刃有余地迎接、并一一拆解。

朱自清说：“没有忍耐而求近功，实在是苟且的心理。”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，我们不可能一气呵成跑到终点。越是心浮气躁，越容易在中途倒下。

有句俗话说：“语迟终富贵，步紧必贫穷。”不是说话慢了就能富有，走得快了就变得贫穷，而是要我们学会慢慢来。

事要缓做，心要镇定。唯有如此，才能不困于心，不乱于情，悠然漫步在人生大道上。

来源：人民网

迷路中的微光



读韩松落的《春山夜行》，窗外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，书中有不断后退的，被车灯光照得惨白的春树，镜头感强烈，一路进入山谷，转弯、急弯、峭壁、平路、石桥，穿插着白杨树的苦香、杏花的甜香。每个人一生都在行路，那春山夜行之路，是小生意人内心的百转千回，是经历九曲十八弯，有渡不尽大大小小的漩涡，避之不及便会掉落下去的坑坑洼洼。是成是败，有时是一纸合同决定的命运，有时是一顿酒，有时甚至是一句浅语的琢磨……夜行路，必不清晰，模糊，要摸索着走。

好几个故事中，都有“疯子”。作为韩松落的同龄人，他让我回忆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似乎每个小县城，每家家属区，都有一个、两个人口中的“疯子”在街上乱窜。在我看来，他们未必是精神脆弱而导致人生崩塌，他们是一些执拗之人，一根筋，爱就爱到底，喜欢什么就喜欢到底。又或者是在要求人人齐步走的年代，想的、做的和别人不一样，于是成了伸出墙外的墙头柳。墙头柳就会被砍枝，拉回来，他们的身体是被拉回来了，灵魂却出了窍，回不了神，久久地活在自己编造的童话或噩梦里，将自己的一生关了起来。

当然，韩松落的笔触不是整本书一个调，你很难捕捉规律。在《浮花》里他用几个人的对话讲述故事，一个演员死后，哪怕这个人一生饰演过无数角色，在别人的谈论中，都成了泡沫；《五怪人演讲团》，几位平凡的女性，因为有可歌颂的情操，组成了巡回演讲团，于是演讲本身有了表演性质，而她们的人生真相，却毫不积极、正面……

还有更多的人，他们在生活中本色出演：《妈妈的语文史》中的“妈妈”，老牌师范毕业的素质女，从教育孩子即使心怀怨气，也要轻轻关门，到病榻上张口破骂自己的子女，再到老来谨小慎微讨好身边人，让人看到一个生命经历优雅、张狂、粗暴、衰败，其间的枝蔓缠绕，隐忍、抗争、拒绝、愤怒、迂回的心理路径。她们的人生不易，也将阴影投进下一代的生命中。以女儿第一人称书写的“我”，几乎成了母亲的翻版，她们望向对方的眼是愤怒的，也是含泪的，含泪地唱“让我们都能在一起，在一起，欢乐无比。”

韩松落书写人心的曲曲弯弯，书写生活路上尖尖的石头，刺痛人的身体，但又无法绕开。他用文字将那些身体里密密麻麻的痛，用具体的物件铺陈开来，有了触目惊心具象之感。

韩松落是男性作家，但他笔下的故事主角，却基本是女性。他在后记里讲到，他想去呈现非理性的，被人们认为是“不确定的、不合作的、无益的，社会化程度低，对秩序有损害”的女性世界。我承认一个女人一生，总有些时分是摇晃的，是需要破口大骂，或是歇斯底里，如果没有那些瞬间，经年累月在身体里长出的毒瘤就会溃烂难忍，会变成身体里的疾病，从别的地方凸出来。

韩松落在小说中借故事谈论生死、疾病、歪斜的人生，大片的无奈，无处倾诉只有大口吞咽的痛苦，聚集成了扭曲的，不懂得表达的爱，是人与人之间，亲人与亲人之间亲手折断的桥，无法近前取暖，无法感知温柔。

《春山夜行》这部短篇小说集，读着读着，总会浮生泪意，后背不时也有寒意漫上来，但也会有瞬间的诗意与温暖，将人扶住，虽是“乍暖还寒”，也还是春天啊。就是这些文字中聚起来的微光，让人想要举起这小小的火把，继续走下去，携带着人生的湿雾、扑朔迷离、长长短短的叹息……

五瓣花